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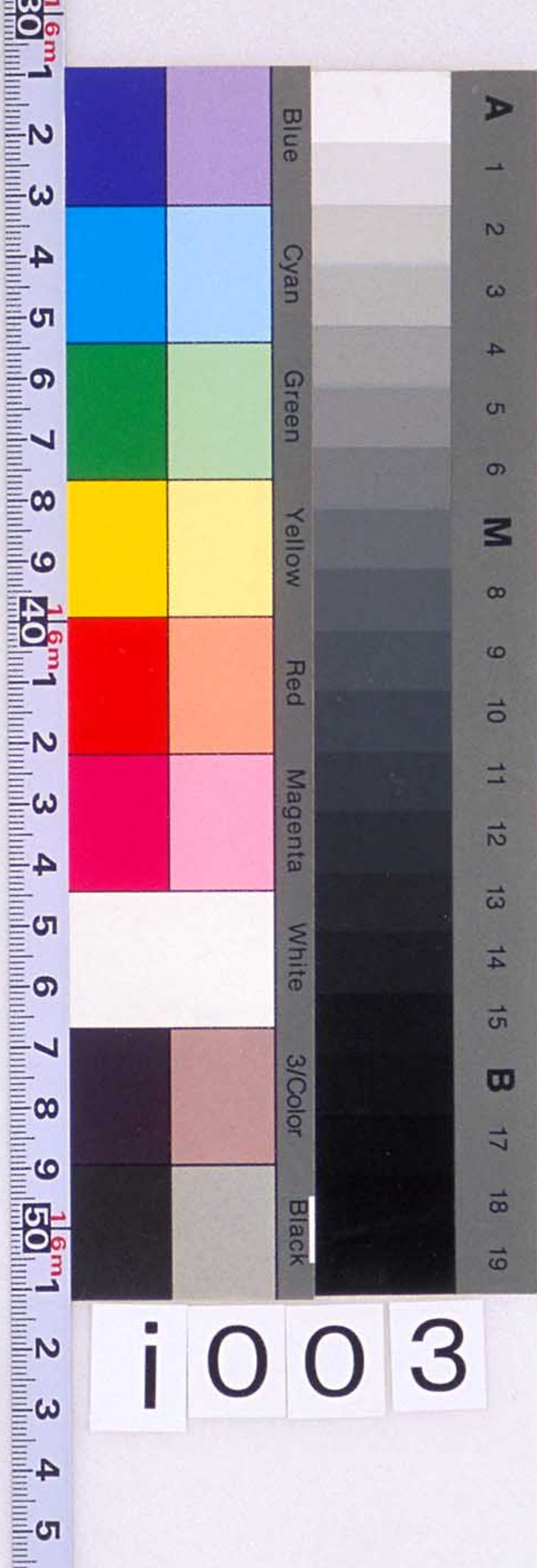
25
八
1

碧巖錄

卷五十六

三

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道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氷凌上行劍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死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恁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慣曾作客方憐客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著豈拍版

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
得逆羣之辯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投投
子一日爲趙州置茶進相待自過藥餅與趙州州不管
投子今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
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爲人有僧問
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
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
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
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
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

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
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
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
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若言鋒差鄉閭萬里直須懸崖撒
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度哉
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
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云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
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舉着知落處須云

便

度

所留反匿也

送至明首也不輕他。是什麼境界也。須是敲端倪底。
衲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雲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
風起浪。指頭有眼。這老漢言中有響。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麼處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釣來。士打一掌。
着果然。狗賊破家。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裏瞋
眼。士云。汝恁麼稱禪客。問老子未。汝在第二杓。惡
水發了。何止問老子。山僧這裏也不放過。全云。居士
作麼生。愈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頭到尾不着
便。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喫棒了。呈款云。眼見
如盲口說如狂。更有漸和句。又與他讀判語。雪竇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漏

逗不少。雖然如是。要見箭鋒相拄。爭奈落在鬼窟裏。
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
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絕。被石頭掩却口。有箇省處。作
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
乖。朱紫誰爲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默然。太悟。依頌云。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爲作是作
家。後列剎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槃桓既久。遂辭藥山。
山至重化。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空中雲云。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
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亦不
酬對也不是佗不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
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驚中居士打了更與
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前語云初問處
但握雪團便打雪竇恁麼要弄他問端只是機遲慶
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
和聲打方始勦絕雪竇自頌他打處云
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着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
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徃徃有人不知只恐
不恁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雪竇還知麼

眼裏耳裏絕滿灑曾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灑絕作麼生向什麼處見龐老與雪竇碧眼胡僧難
辨別達磨出來向你道什麼打云聞黎道什麼一坑
埋却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竇要在居士頭上
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竇意道當時若握雪團打
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竇自誇他打處殊
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滿灑眼
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
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雪竇道直得盡乾坤大
地無纖毫過患猶為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

面更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
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
落有無誰敢和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
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
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殊不消
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
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
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
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梨熱時熱殺閻梨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載子細若

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
無寒暑者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劒刃上走則快若向
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
云待無之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之請和
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那一竿竹得恁麼
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
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
云衆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話雪
竇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
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

慶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偈水到渠成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坊忌諱影且其當頭忍俊韓獺空上階不是這回躡過了也逐塊作什麼打云你與這僧同參

盧龍都切通作盧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入鄺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峯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

獺

後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獺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太細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獺逐塊連忙上階提其月影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如韓獺逐塊走到階上又却不見月影韓獺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獺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大方能尋其兔靈寶所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計甚兔子

四舉床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天下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鎚一箇鐵橛子過此二者是為真過

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道什
麼一筆勾下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藜確確又問如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一
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藜確確又問即心
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鐵
三股不同又一箇鐵藜藜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道什麼遭他第四
杓惡水來也又有一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鐵橛鐵
藜確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
真過此一則語此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

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
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即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爲閑道
人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一學是謂真過
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云解打鼓所謂
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
語不涉理性亦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
是衲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雪峯
轉球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
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
諦萬物俱備真俗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
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

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入到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之末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腳底下一場懣懣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日出後一場懣懣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懣懣諸方謂之三懣懣又保福問僧幾重是什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瞞我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

問僧云你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我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躡身勢僧云和尚莫瞞我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尚莫瞞我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下落索依雲明示衆領出此公案

丁拽石裏中天子勅癩兒牽伴向上人恁麼來二般士塞外將軍令兩箇一狀領過同病相憐我幾須是

千鈞弩若是千鈞也透不得不可輕動豈爲死蝦蟆
象骨老師曾親說也有入曾恁麼來有箇無孔鐵鎚
阿誰不知爭似禾山解打鼓鐵鎚子須還這老漢始
得下子親得報君知雪竇也未夢見在雪上加霜你
還知麼莫來西面也有此子龍龍侗侗甜兮苦者
苦謝答話錯下注脚好與二十棒與棒得也未便打
依舊黑漫漫

歸示一日普請拽石宋問維那什麼處去維那云拽石
去宋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着中心樹子木平凡有
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木平有頒示衆云東山路窄西
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濘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

成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作麼生
平云鐵輪天子懷中勅僧無語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
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
見他爲人處三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
龍虎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鷄鷄小可之物必不可輕
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鷄鼠而發機象骨老師曾親說
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木毬一齊輾玄沙便作
牌勢雪峯深肯之雖然總是全機木用處俱不如禾山
解打鼓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竇道爭似禾山解
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由莽莽箇肉
所以道報君知莫莽箇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

要是不莽鹵甜者甜苦者苦雪竇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力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者

聖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按著這老漢堆山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拂却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問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

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談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太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託在什麼處雪竇

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領出
編辟曾按老古錐何必投著這老漢挨投向什麼處去七斤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處檐又却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西湖裏還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下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

區

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了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按老古錐編辟蕪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接撥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不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下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

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着一時與他打疊
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
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
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待麼也用佛出世作什
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
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
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
還如曾聞快龍舟雖然舊習閑由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待麼道如金
如玉山僧待麼說諸人待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
是下載一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下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水
凌上行劒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
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釣不患聾問
什麼僧云兩滴聲不妨實頭也好箇消息清云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事生也懣得其便鐵鉤搭索還他本
分手脚僧云和尚作麼生果然納敗坎轉捨來也不
妨難當却把掉頭倒刺入清云泊不迷已咄直得分
疎不下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撥著這老漢逼殺
人前箭猶輕後箭深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喚作

兩滴聲喚作什麼聲直得分疎不下

泊巨至切及也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入下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兩滴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鵝鳴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兩般初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未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二明道眼三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由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

麼聲僧云兩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或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兩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迷已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須知驗他口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懵懂要勸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下線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太難他鏡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實實

頌云

虛堂兩滴聲從來無間斷大家在這裏作者難酬對
果然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有實有放有收
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刺頭入膠盆不喚作兩滴聲
喚作什麼聲依前無不會山僧幾曾問你來這漆桶
還我無孔鐵鎚來會不會兩頭半斷兩處不分不在
這兩邊南山北山轉響響頭上脚下若喚作兩聲則
曉不喚作兩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是腳踏實地
始得

虛堂兩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兩聲則是迷已逐物
不喚作兩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任是作者也難酬對

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
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若道是兩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兩滴聲
也不是前頭須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須若
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
臨如以指指月月不見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響響
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
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
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

還辨得麼

坪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聖跳不出漏逗不少明云六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靈龜曳尾晚兆未分時薦得已是第三頭晚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講若向朕兆未分時講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爲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別起便行苟或付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乎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

喜

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乎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乎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乎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太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乎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

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
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棄你問頭。應時應節，
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
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
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洞而復始。滴水滴凍，實許多工夫。作
什麼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達磨何曾夢見。
閻黎為什麼知，而故犯。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卷衣又說歸天竺，賺殺
一船人。懺懺不少天竺茫茫，無處尋。在什麼處，始是
天竺。如今在什麼處，夜來却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

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須出教外。見雲門道六
不收，雪竇為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
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
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
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師
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
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
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
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西嶺見達磨，手携
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壇惟見遺下隻履。雪竇

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
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近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
諸訛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
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
事大家著一隻眼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
一火弄泥團漢不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鉢事
生也果然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禍事
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太傅云既
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
生也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法是什麼話話

寺

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許他
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
打野榧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
明眼人點破始得朗云和尚作麼生撥着也好與一
撥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
只具一隻眼道得一半一手擡一手擲雪竇云當時
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然如是也未稱德
山門下客一等是潑郎潑賴就中奇特
捱 捱音切
枯木根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父家招慶
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
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

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茶首尾相違未却示苦傷鋒
犯羊不惟辜其自已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
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毫白若論此事不在言
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據明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
不肯他明招云明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溪外打野
樵野裡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樵謂之野樵用明上
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明投云和尚又作麼生招
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
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滿山喏和尚云王太傅大似
相如奪壁直得鬚鬚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

鬚

太滿若作明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
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鉢云
久聞胡釘鉢真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
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
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與以前話州云你因什
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下縫尚不
奈何更教他打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下縫
胡於是有省東北米士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
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士師見佛時喚作什麼王師云
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
紫璘供奉解語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

富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意爭敢言註經師
遂令待者將一掬水七粒米一隻筍在碗上送與供奉
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
佛意王太傳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來後却道
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峰
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
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太
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
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筍是什麼時節到
他用處自然曉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須要妙應機非

善巧弄泥團漢有什麼眼方木逗圓孔不妨擲着作
家堪悲獨眼龍只具一隻眼只得一槩曾未呈牙爪
也無牙爪可呈說什麼牙爪也不得說他牙爪開你
還見麼雪竇却較些子若有恁麼手脚踏倒茶爐生
雲雷盡大地人一時喫棒天下衲僧無著身處早天
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傳問處以運斤成風此出
莊子對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損補之時有少泥落
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
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
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對人立不失容所謂三俱巧妙

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雲竇道來問若成風
應機非善巧堪非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
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爪牙雲竇傍不肯忍俊不
禁代他出氣雲竇暗去合他意首領他踏倒茶爐語牙
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雨道不望你有逆水
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求劫不
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雲竇踏
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
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
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四十一 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不妨縱橫
自在此問太高生你食只自知何必更問峯云待汝
出網來向汝道滅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霹靂可
煞驚羣一任躊躇跳峯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
過一着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入一挨一拶未及力勝負在且道
這一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
以高貴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
理性佛祖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
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與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爲食雪

峯是作家四休閑只以十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
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
雪峰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
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
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弱即
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幾見雪峰峯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
峭峻未後二俱死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
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

吾去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又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
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
臨濟真字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未後只須透網金鱗顯
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奈何
休云滯水向他雲外立活潑潑地且莫鈍置好搖乾
蕩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處放出又何妨振發龍
尾誰敢辨端倪做得箇伎倆賣弄出來不妨驚起千
尺鯨噴洪浪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盡大地人下
口吞盡一聲雷震清嶺起有眼有耳如聾如盲誰不

佛然清颯起在什麼處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峯年
把陣頭三聖牢把陣脚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
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帶水五祖道只此下句領了也既是透
網金鱗豈居帶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
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
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
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
清颯起頌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颯起
相似太網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

幾且道這下句落在什麼處颯者風也當清颯起時天
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儻非
入太解脫門得太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
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世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衣禪師盡在這裏
作窠窟滿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麼門云鉢裏飯桶
裏水布袋裏盛錫金沙混雜將錯就錯含元殿裏不

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
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下

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才
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雨端的爲火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漱口三年始
得多口阿師難下嘴縮却舌頭識法者懼爲什麼却
恁麼舉北斗南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作什麼半立儼
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白浪滔天平地起脚下
深數丈賓主互擬驚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打擬
不擬蒼天蒼天叫止不止說什麼更添愁苦箇箇無
襯長者子即當不少傍觀者西
雲霄前箇頌雲雨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
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藏頭白

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
須雲實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
多口阿師難下嘴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裏
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此箇雲實只到這裏也得他
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翻破也到後面
須放過一着作爲初機打開頌出數句見北斗依舊在
北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
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上觀
則易若向意根上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
擺撥不得插箭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
亂呈機袋正是箇箇無襯長者子寒山詩道六絃常響

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日上巖猶暗
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親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蜀本校正頗完獨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為是正之抄錄
見教當後改竄俾成金美禪宗幸甚
惲中書隱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
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
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
里望鄉關還搆得麼若未搆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
試舉看

一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一狀領過峯
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鬼眼睛無孔箇
子擎頭戴角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甌拍板箭鋒相
拄峯低頭歸庵爛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有角就
中難爲措置僧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得同道方

知頭問什麼處來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往往納敗
關若不是同參洎乎放過僧云嶺南來傳得什麼消
息來也須是通箇消息還見雪峰麼頭云曾到雪峰
麼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扛作兩極頭云有何言句便怎麼去也僧舉前話便
怎麼去也重重納敗關頭云他道什麼好劈口便打
失却鼻孔了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關你
且道他是什麼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癩兒牽伴不必須彌也須粉碎且道他圈續在什麼
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是不惺惺正賊去了

多時賊過後張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掀倒禪床過
也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喫穿却鼻孔便囚
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
我同條死漫天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
人我也不信洎乎分疎不下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
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便問逢答便答殊不
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
雪峰見解只到怎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
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
成節角請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請訛在什麼處雪峰

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教之方得勦絕
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
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
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峰見來以手
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焦麼問着便去他
語下交囀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峰
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處
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
案入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
云曾到雪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

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
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
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
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問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
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
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
與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
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
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
下至法堂峯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

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
不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
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
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
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
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
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
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
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
頭道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

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太蟲若
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
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
千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出
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真箇顯着則瞎爲君說舌頭
落地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明暗雙雙底時節
葛藤老漢如牛無角似虎有角彼此是怎麼同條生
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此沒交涉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我手裏爭怪得山僧你

鼻孔爲什麼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要喫棒麼有什麼摸索處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白鋒結舌我也怎麼他人却不怎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南北東西歸去來收腳眼下猶帶五色線在乞你一條拄杖子夜深同看千巖雪猶剩半月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還識得末後句麼便打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頌則煞頌只頌毛彩此字若要透見也未在更敢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下句打殺了也未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

巖頭道怎麼怎麼不怎麼不怎麼意旨如何羅山召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未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怎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只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有僧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

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着南北東西歸去來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舉僧問趙州又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也有又來拚虎鬚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慣得其便這老漢賣身去也僧云如何是石

橋上釣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約 實若切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又響趙州石橋

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上釣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聞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州

云太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爲人
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臾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
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鰲半箇要津不通凡聖
鰲龜螺蚌不足問大夫漢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
時灌溪老也有甚麼人曾恁麼來也有甚麼用機關
底手脚解云劈箭亦徒勞猶較半月程似則似是則
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
不立孤危不立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
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

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
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轉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
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
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閑弄一語用一機不釣鰲龜螺蚌
直釣巨鰲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安堪笑
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又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
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
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又響黃龍及乎到來
只見箇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
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
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啖去也龍云謝子

供養此總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靈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着着有出身之機句句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三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草裏輕暮故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漢鼻孔也不知來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供養第二十杓惡水更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啗啄也合自知丈云飛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轉當面踏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裏別轉錦頭裂轉鼻孔來也丈作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子得麼還識痛痒麼大師云何曾飛去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眼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爲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以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太寂憚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待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

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天者見不遠若
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
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
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
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
今有底錯會纔問着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
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
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
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
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
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

雖似昭昭靈靈却不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
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
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席
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
你爲什麼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
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
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
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
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
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
如今却笑看他悟後何轉轉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

寶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如麼
似栗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
麼獨有馬祖識箇後底話盡山雲海月情東家初柄
長西家初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
因莫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欲飛去鼻孔在別
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洋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
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
子野鴨蒼夫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
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話

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
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
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
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
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
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四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
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實頭當時好與
本分草料問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
深辨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寒語僧展兩手敗闕了也

倒
快鞭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却似有攔旗奪鼓底手脚，門却展兩手，變駕與青龍不解騎，僧無語，可惜明便打，不可放過。此棒合是雲門與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關黎合與多少放過？下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明云近白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去驢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

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明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半截天下人舌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喚，不可盲枷瞎棒雪竇元來未，知在闍黎相次着。他師云放過，下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

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第二句雪竇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

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
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
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
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
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
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休也須別有事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
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請訖於據虎頭收虎尾壁立千仞
則且置放下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五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

什麼好不惺惺這漢猶在兩頭吾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買帽相頭老婆心切源云
爲什麼不道蹉過了也果然錯會吾云不道不道惡
水驀頭澆前箭猶輕後箭深回至中路太惺惺源云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罪
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這般不唧溜漢入地獄如
箭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須事事就身打劫
這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
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則也太奇霜云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

人喫源云爲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道與
前來問是同是別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源於言下有省瞎漢且
莫瞞山僧好源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
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師出氣莫問他且看
這漢一場慘懼霜云作什麼隨後鬪戰也源云見先
師靈骨喪車背後拋藥袋悔不愼當初你道什麼霜
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還他
作家始得成舞作隊作什麼靈寶着語云蒼天蒼天
六邊生賊過後張弓姪與一坑埋却源云正好着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先師曾向你道什麼這漢從頭到

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得太原乎云先師靈骨猶在太
衆見麼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尉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若向
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
其或未然徃徃當頭蹉過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
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尉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
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
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
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其弔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
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

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替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此立身得度者即現此立身而爲說法忽然太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太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以摸索不着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若脚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陀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太師云作麼作麼一衆

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鋤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乎云先師

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下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自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斬可煞奇特可煞新鮮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瞞別人即得絕毫絕毫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你向什麼處摸索如山如嶽在什麼處平地起波瀾擗着你鼻孔黃金靈骨今猶在截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着放過丁着脚跟下蹉過眼裏耳裏着不得無處着果然却

較此子果然沒溺深坑隻覆西歸曾失却祖禪不繫及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這裏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針錐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須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云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下箇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毫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

你面前了也。未後皆是據疑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此頌石霜與太原乎。語爲什麼無裏着。隻履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太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六平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峻不妨奇時。

不妨是箇猛將。山云。放出關中主看。劈面來也。也要太家知主山高。按山。依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見機而作。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擒有縱。風行草偃。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使出。果然擬待翻款。那第二棒打人不痛。山云。且來闍黎。呼則易遣。則難喚得。回頭堪作什麼。良回首。果然把不住。中也。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虎口裏橫身。迎水之波。見義不爲無勇也。良擬議。果然摸索不着。打云。可惜許。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良禪客也不妨。是不負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

鞭打未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
嘉聲在不得却侯也是閑這箇公案一出又下擒一
縱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
機稍虧此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雄底衲子
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
處鏃者箭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
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也不妨奇特欽山云便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
問更無此字空鏃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
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闍黎良
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

更

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
與他念一道呪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
道為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
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
箇公案須是曾襟裏不懷此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下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
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漢欽山也大喚他既不
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
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蹉過退後退後放箭之
徒莫莽鹵一死不再活大請訛過了取箇眼方耳必

龍耳左眼半片放過一着左邊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
兮目雙瞽右眼八兩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境落漸退
後則猛虎銜尾可憐一鏃破三關全機恁麼來時如
何道什麼破也墮也的的分明箭後路死漢咄打云
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伴打葛藤去也玄沙有信兮
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為心祖一句截流萬機
寢削鼻孔在我手裏未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
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
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
發前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

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
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
出關中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
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且道取
箇眼為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為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
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
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
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
麼生君不見玄沙有信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尋常以
心為祖宗極則這裏為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為

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
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
路也須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為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眾此乃是歸宗有此須靈實試用為玄沙語
如此參學者若以此心為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
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
頭且道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目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
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
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為分
外荷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
鐵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人疑着在滿口含霜州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
時穿却金剛鑄鐵蒺藜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
了也按着這老漢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
石裂僧無語放你三十棒直得目瞪口呆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
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
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
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
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

此手關接子須是轉得始解弄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
始得這僧也不顧名止敢將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
州劈口便塞道田軍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着別底便
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
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
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
片田軍奴乃福唐之鄉語罵之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
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軍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
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掌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
山之固什麼人撼得猶在半途蚊蟲弄空裏猛風也

有恁麼底果然不辨力可煞不自量蚊蟲撼於鐵柱
同坑無異土且得沒交涉闍黎與他同參揀方擇方
擔承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
一坑埋却如麻少粟打云塞却你咽喉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曾云此猶是揀擇
雪竇道這僧一以蚊蟲弄空裏猛風撼於鐵柱雪
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
亦不接他便云田軍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
柱揀方擇方當軒布鼓雪竇未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
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
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兩
重公案也是疑處踏著秤鎚硬似鐵猶有這箇在
莫以已妨人州云曾有人問我豈得五年分疎不下
面亦不如語直胡孫喫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捧喝這僧問得來也甚
奇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
曾有入問我豈得五年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
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
較不見投子家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

住持將袈裟裏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
云袈裟裏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銅城
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
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
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教他在窠窟外教他須知
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
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頻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憐然好箇消息獅
子哮吼作家中作家百獸腦裂好箇不路無味之談
相罵鐵你接箇鐵櫃子相似有什麼咬齧處分疎不
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石然波浪起誰知

別有好思量。塞斷人山。相唾饒你。潑水。裏。聞教道甚。
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鳥飛兔
走。自古至今。一時活埋。

趙州道會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以象王頓呻。
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山。南北東西。鳥飛兔走。雪
竇若無。未後句。何處更有。雪竇來。既是鳥飛兔走。且道。
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起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
于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
怎麼試舉看。

五
興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來。道什麼。

三
重公案。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爲。
人。揀着這老漢。趙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
過。君子白拈賊。騎賊馬。越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
兩箇弄泥團。漢逢着箇賊。殺根難敵手。趙州云。只這至
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由這老漢。被他揀。却眼睛捉。
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趙州有逸。君子之辯。趙
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
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
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云。我亦

不知僧云却向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
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覺躊躇處去問他問
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
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
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
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
別休登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鏑
不着計較自然恰如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
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百非何故若
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着眼看左見若或擬議
躊躇良久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躊躇

上音躊下音除
猶躊不進也

水灑不着說什麼太深遠生有什麼共語處風吹不
入如虛空相似硬剝剝地望空啓告虎步龍行他家
得自在不妨奇特鬼號神泣太衆掩耳草偈風行閑
絮莫是與他同參頭長三尺知是誰怪底物何方聖
者見麼見麼相對無言獨足立咄縮頭去放過一着
山鵲放過即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處
此四句頌趙州答語大以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場麼
囉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立風行草偈相似未後
兩句可謂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
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下時
脫體盡却趙州真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眼看
垂示云諸佛眾生本來無異山河自色寧有等差爲什
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半箇要津放過即
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
頭處試舉看

六舉雪竇以往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刀活人劍
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爲龍何用周遮用化作
什麼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碍着咽
喉麼闍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爭奈

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人處
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曾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即
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
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拈胡
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
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麼
曾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掀然現前曾中若無一物外
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不曾下
切會下明下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
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即色
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
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
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子也。何況更化爲
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用
每向拄杖頭。拈掇全機太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
禪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祇園。佛時布髮掩泥。以
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
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

道捧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
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
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拄杖子。音馳

拄杖子。云。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撥
開向上。下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攬霧處。說
得千徧萬徧。不如手脚羅籠。一徧燒尾者。不在拏雲
攬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曝
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玉。自是你千里萬
里爭奈。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
落草用。聞作什麼。直須灑灑落落。殘羹餽飯。乾坤大
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舉者先犯。相次到你。

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亡十二棒且輕然山僧不曾
行此令據令而行賴值得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
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饒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
作什麼師驀拈拄杖下座太衆一序走散雪竇龍頭
蛇尾作什麼

曝

音僕日乾
又薄報切

作暴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
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太意免人情解更道
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
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躍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爲龍雪
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
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

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涼
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
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
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
回必喪膽亡魂抬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
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
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然雪竇爲
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
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
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
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

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
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
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嶠中書隱鼎刊圓悟碧巖錄幸已訖事
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
錄及禪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
見本當爲繡梓以廣禪學此亦
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

金玉幸甚

稟白

